

Jing Mei Cha Tu Ban



《精美插图版》

稻草人

D A O C A O R E N

叶圣陶◎著

梅 杰◎编

新 华 出 版 社

Jing Mei Cha Tu Ban

插图(95%) 印刷品(5%)

插图(95%) 印刷品(5%)



《精美插图版》

稻草人

D A O C A O R E N

叶圣陶◎著

梅杰◎编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稻草人 / 叶圣陶著; 梅杰编.

-- 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166-2640-5

I. ①稻… II. ①叶… ②梅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3270号

稻草人

作 者: 叶圣陶

责任编辑: 王晓娜

责任印制: 廖成华

封面设计: 臻美书装

插 图: 许敦谷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: 100040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
照 排: 臻美书装

印 刷: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0mm×220mm 1/20

印 张: 8.8

字 数: 78千字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6-2640-5

定 价: 19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7101

目 录

小 白 船.....	1
傻 子.....	8
燕 子.....	15
一粒种子	24
地 球.....	30
芳 儿 的 梦	35
新 的 表.....	41
梧 桐 子.....	48
大 喉 咙.....	55
旅 行 家.....	60

富翁·····	69
鲤鱼的遇险·····	75
眼泪·····	84
画眉鸟·····	91
玫瑰和金鱼·····	98
花园之外·····	105
祥哥的胡琴·····	112
瞎子和聋子·····	121
克宜的经历·····	131
跛乞丐·····	139
快乐的人·····	148
小黄猫的恋爱故事·····	156
稻草人·····	162

小白船

一条小溪是各种可爱东西的家。小红花站在那里，只是微笑，有时做很好看的舞蹈。绿草上滴了露珠，好像仙人的衣服，耀人眼睛。溪面铺着萍叶，矗起些桂黄的萍花，仿佛热带地方的睡莲——可以说是小人国里的睡莲。小鱼儿成群来往，针一般地微细；独有两颗眼珠大而发光。青蛙儿老是睁着两眼，像在那里看守的样子，大约等待他的好伴。

溪面有极轻的声音——水泡破碎的声音。这是鱼儿做出来的，他们能够用他们的特别方法奏这奇异的音乐。“泼刺……泼刺”他们觉得好听极了。

他们就邀着小红花一起跳舞；绿草因为夸耀自己仙人的衣服，也跟了上来；小人国里的睡莲喜得轻轻地抖





动；青蛙儿看得呆了，不知不觉，随口唱起歌来。

溪上一切东西更觉得有趣可爱了。

小溪的右边，泊着一条小小的白船。这是很可爱的白船，船身全是白色，连舵、桨、篷、帆都是白的；形状正像一支梭子，狭而长。这条船不配给胖子坐的。倘若胖子跨上去，船身一侧，就会掉下水去。也不配给老人坐的。倘若老人坐了，灰黑色的皮肤，网一般的额纹，同美丽的白色配合在一起，一定使老人羞得要死。这条小船只配给玲珑美丽的小孩子坐的。

这时候两个孩子走向溪边来了。一个是男孩子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脸庞红得像苹果。一个是女孩子，穿着同天一样的淡蓝色的衣服，也是红润的面庞，更显得细洁。

他们两个手牵着手，用轻快的步子走过小林，便到了溪边，跨上小白船。小白船稳稳地载着他们两个，仿佛有骄傲的意思，略微摆了几摆。

男孩子说，“我们且在这里坐一会罢。”

“好，我们看看小鱼儿。”女孩子靠着船舷回答。

小鱼儿依旧奏他们的音乐，青蛙儿还是唱歌。男孩子采了一朵萍花，插在女孩子的发辫上，看着笑道，“你真像个新娘子了。”

女孩子似乎没有听见，只拉着男孩子的衣服，说，“我们来唱《鱼儿歌》，我们一齐唱。”

他们唱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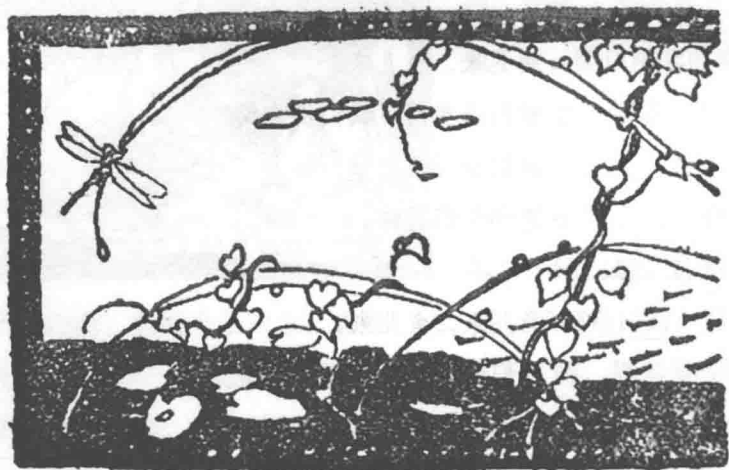
鱼儿来，鱼儿来，
我们没有网，我们没有钩。
我们唱好听的歌，
愿和你们同游。

鱼儿来，鱼儿来，
我们没有网，我们没有钩。
我们采好看的花，
愿和你们同游。

鱼儿来，鱼儿来，
我们没有网，我们没有钩。
我们有快乐的一切。
愿和你们同游。

歌还没唱完，大风起了，溪旁花草舞得很急，水面也起了波纹。男孩子张起帆来，预备乘风游行。女孩子放下了舵，一手按住，像个老舵工。忽然两岸往后退了，退得非常之快，小白船像飞鱼一般地游行于溪上了。

风真急呀！两岸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，只见一抹抹的黑影向后闪过。船底的水声罩住了一切声音。白帆袋满了风，像弥勒佛的肚皮。照这样的急风，不知小白船要被吹到哪里去呢！他们两个惊慌了；行了好久，不知到了什么地方。想使小白船停止，可又办不到，小白船飞奔得正高兴呢。



女孩子哭了。她想起家里的妈妈，想起柔软的小床，想起纯黄的小猫。今天恐怕都不能看见了。虽然现在在一起的是亲爱的小伴，但对于那些也觉着舍不得。

男孩子替她理被风吹散的头发，一边将手心盛她的眼泪。“不要哭吧，好妹妹，一滴眼泪犹如一滴甘露，很可惜的。大风总有停止的一刻，犹如巨浪总有平静的一刻。”

她只是哭泣，靠在他的肩上，像一个悲哀的神女。

他设法使船停住。他叫她靠着船舷，他自己站起来，左手按帆绳的结，右手执一柄桨。很快的一个动作：左手抽结，右手的桨撑住岸滩。帆慢慢地落下来了，小白船停止了。便看两岸，却是个无人的旷野。

他们两个登岸，风还是发狂的样子，大树都摇得都有点疲乏了。女孩子揩着眼泪，看看四面无人，又无房屋，不由得又流下泪水来。男孩子安慰她道：“没有房屋，我们有小白船呢。没有人，我们两个很快活呢。我想，就在小白船里住这么一世，也是

很好。你也这么想罢。我们且走着玩去。”

她自然而然跟着他走了。风吹来有点寒意，使他们贴得愈近，彼此手勾着腰。走不到几百步，看见一树野柿子，差不多挂着无数玛瑙球，有许多熟透的落在地上。她拾起一个来，剥开一尝，非常甘甜，便叫他拾来同吃。他们于是并坐地上吃柿子，把一切都忘记了。

忽然从一丛矮树里跑出一头小白兔。他奔到他们跟前，就贴伏着不动。她举手抚摩他的软毛；抱他在怀里。男孩子笑道，“我们又得一个同伴，更不嫌冷静了。”他说着，剥一个柿子给他吃。小白兔凑近来，给红色的果浆涂了半面。

远远地一个人奔来，面貌丑恶可怖，身子也特别地高。他看见小白兔在他们身边，就板起面孔，说他们偷了他的小白兔。男孩子急辩白道，“这是他自己奔来的，我们欢喜一切可爱的东西，当然也欢喜他。”

那人点头道，“既然如此，也不怪你们，还我就是了。”

她舍不得和小白兔分别，把他抱得更紧一点；面庞贴着他的白毛，有欲哭的意思。那人哪里管她，一抢就将小白兔抢了去。

这时候风渐渐地缓和了。男孩子忽然想起，既然遇到了人，何不问一问，这里离家多



少远，回去应从哪条河走。他就这样问了。

那人道，“你们的家离这里二十里呢。河水曲折，你们一定认不得回去。可是我可以送你们回去。”

他快活极了，心想面貌这么可怕的，原来是个最可爱的人。她就央告道，“我们就上小白船去吧。我们的妈妈和小黄猫等着我们呢。”

那人道，“不行，我送了你们回去，你们没有什么东西谢我，岂不太吃亏了？”

“我谢你一幅好的图画。”男孩子说；他两手分开形容画幅的大小。

“我谢你一束波斯菊，红的白的都有，好看煞呢！”女孩子作赠花的姿势。

那人摇头道，“都不要。我现在有三个问题，你们若能回答，便送你们回去。若是不能回答，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，不管你们的事。你们能答应么？”

“能！”她欢呼一般地喊了出来。



那人说，“第一个问题是鸟为什么要歌唱？”

“要唱给爱他们听！”她立刻回答出来。

那人点点头说，“算你答得不错。第二个问题是：花为什么芳香？”

“芳香就是善，花是善的符号。”男孩子抢着

回答。

那人拍手道，“有意思！第三个问题是：为什么小白船是你们所乘的？”

她举起右手，像在教室里表示能答时的姿势，说，“因为我们纯洁，惟有小白船合配装载。”

那人大笑道，“我送你们回去了！”

两个孩子乐极，互相抱着，亲了一亲，便奔回小白船。仍旧由女孩子把舵。

男孩子和那人各划一柄桨。她看两岸的红树、草屋、平田都像神仙的境界。更满意的，那小白兔没有离开，此刻伏在她的脚边。她一手采了一枝蓼花给他咬，逗着他玩。

男孩子说，“没有大风，就没有此刻的趣味。”

女孩子说，“假若我们不能回答他的问题，此刻还有趣味么？”

那人划着桨，看着他们两个微笑，只不开口。

当小白船回到原泊的溪上的时候，小红花和绿草已停止了舞蹈；萍叶盖着鱼儿睡了；独有青蛙儿还在那里歌唱。

一九二一，一一，一五。

傻子

傻子的姓名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他自出母胎，就睡在育婴堂墙上的大抽屉里。小朋友看见过这个大抽屉么？很深，又很广，漆着黑漆，仿佛一具小棺材。父母生了孩子不欢喜留着的，便送到这个大抽屉里。除了送去的人看见抽屉里有了孩子，便留养着，由乳娘给奶吃。可是，不是母亲的奶，又哪里有什么甜味呢！傻子就是吃这种没有甜味的奶活着的。

他到两岁光景，身体还是很轻，脸上有些老年人的皱纹。他只能发“唔哑唔哑”的声音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叫人——有什么人给他亲亲热热地叫呢？他又不会笑。

那一天乳娘高兴了，抱着他逗他玩，她含一颗粽子糖在嘴里，要他的小嘴凑着接了去吃。他的头被抱近了，小嘴凑近她的嘴了，才出的锋利的门牙割碎了她的嘴唇，却没有接到粽子糖。胭脂似的血渗出来，她觉得很痛。于是她怒了，重重地打他的头，又骂道，“你这傻子！”“傻子”的名字就此开始行用了。

他六岁上出了育婴堂，因为有一个木匠领他去做徒弟。他举起斧头时，总是摇摇不定，砍下时，只削去木头的一层皮。他当锯子时，常常因推移不动，弄得面红耳赤；待吃了师傅的几下手掌，才得到师傅的帮助。他不懂得哭，并且似乎不懂得痛；举得起斧头时他总是砍，推得动锯子时他总是锯。邻近人家看见他的，都说他真是个傻子。

这是很冷的一夜，傻子还在那里做夜工。因为富翁家里赶紧要造一间有五重复壁的暖室，所以师傅命傻子同别一个徒弟连锯木板。他吩咐道，“明天要把木板带到富翁家里去用，你们两个必须锯完了方可睡觉。倘若今夜锯不完，明天休要见我！”师傅自去睡了。

傻子听师傅已经睡熟，轻轻地对他的同伴说道，“这么冷的天气，你做工多么辛苦，不如去睡觉罢。”

同伴说，“我的眼睛早已黏了拢来，最好立刻躺下来睡。可是木头没锯完，明天不能见师傅的面呢！”

“有我呢，”傻子拍着胸脯说，“你不要管。这些木头统归我来锯，包你一夜锯完。你的夹被不够暖了，反正我不睡，你把我的破棉絮一起盖了罢。”

同伴连忙自己的夹被同傻子的破棉絮铺在地上，他躺在上面，鹤落一卷，便进他的舒适快乐的王国去了。

傻子见同伴肯听说话，非常满足；看自己的破棉絮围成个舒适快乐的王国，事情又多么好呀！他于是重又推动锯子。他的手冻得有些僵了，仿佛没有拿什么东西。细小的煤油灯火被窗洞里的风吹得东斜西倒，木头上弹着的墨线实在不容易看清楚。但是他不管，只是一推一挽地锯，简直像一台锯木的机器。

天亮了，亮得太早了一点，傻子还有两根木头没有锯完。师傅醒转来，听见还有锯木的声音；看时，只有傻子在那里工作，那一个徒弟却包在破棉絮里。他气极了，跳起身来拉开破棉絮就要打。傻子急忙说，“他并不要睡呀，是我叫他睡的，师傅不能打他。”

师傅听了，益发恼怒，但恼怒转了方向；心想傻子不但教人学坏，并且将棉絮借给人家，鼓励人家学坏，实在可恶！又想富翁家的工作给他耽误了，不免要受责罚，便举起六尺杆向傻子头上打去，恨恨地骂道，“你这个傻子！”

这件事的结果是傻子被罚去两顿饭，只好在旁看他人三口饭一口菜地乱咽。

有一天，他从人家做工回来，天色已经黑了。他慢慢地走，忽然踏着一件东西。拾起来看，是一个布袋，分量重重的。凑近电灯光解开来，好耀眼的光亮，原来是十来个银元。

于是他站住了。他想，“这些白亮亮的东西，于我全没用处。倘若带了回去，今夜还是吃两碗饭，盖一条破棉絮，两碗饭和一条破棉絮是本来就有的。但是师傅却很中意这东西不知什么缘故。”

他实在想不明白。他又想，“何必去想他呢；反正没有用，丢了就是了。”正想向垃圾桶丢时，他又转了一个念头。“这一袋东西总是谁掉了的。那个人倘若是同师傅一样的，一定舍不得这一袋东西。我把它丢在垃圾桶里，不要累那个人哭死么！”他就立在那里等待。

做夜市的小贩回去了，喝醉的酒客被扶归了，查街的巡士走过了，沿街的门都关上了；街上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静寂的电

灯。傻子立在电灯下，只不见来找寻这一袋东西的人。他很觉奇怪，难道是电灯掉了的么？不然，电灯为什么亮着他的独眼，不肯跟大家安睡呢？

那边有脚声了，是急促而轻轻脚声。傻子心想一定是那个人来了。从电灯光中望去，是一位老太太，眼眶有泪光。她相着地面走，没有看见傻子。

“老太太，你找一袋白亮亮的东西么？在这里！”

“拿来！阿弥陀佛！”老太太皱瘪的脸笑了，笑得真丑。

傻子的师傅见傻子不回家，以为他掉在河里了，或者给骗子骗去了。到平日睡觉的时候，他就睡了。当傻子摸进门时，满屋漆黑，师傅的鼾声发得怪响。他摸到破棉絮的地方，就往里一钻。

明天天刚亮，傻子的同伴见傻子躺在自己身旁，便推醒了他，问昨夜到了哪里去。傻子一一讲了。那个同伴从被窝里伸出右手，指着傻子的额角道，“你这傻子！”

又一天，傻子做工的那人家上梁，照例有糕和馒头赠给工人。傻子得了两块糕、两个馒头。

他回家的时候，路上遇见一群难民。几个女子，破而污的衣背里，裹着赤裸的孩子；有几个将孩子抱在怀里给奶吃。他们喊出痛苦的声音，像荒年的老鸦。

很奇怪的，傻子觉得他们的眼光射在自己手里的糕和馒头。“他们想吃么？他们未必知道糕是甜馒头是咸的。让他们尝一尝新鲜味道倒也好；横竖这些是我分外的，我回去有分内的两碗饭呢。”于是他尽所有送给难民。

难民哪里料想得到有这样好的馈赠。他们不喊了，将糕和馒

